

阳神

Yang Shen

1 侯府云
HOU FU FENG YUN
梦入神机
著



仙侠小说巅峰

中国网络作家

梦入神机
成神名作

富豪榜TOP10作家

踏破须弥 横扫乾坤 威名四海称雄
天地修魂 破立成神 浊世唯我独清

首发起点阅读点击5000万

起点中文网连续八月月票冠军！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
同心出版社

阳神

Yang Shen

1 侯府
风云
HOU FU FENG YUN
梦入神机
著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侯府风云 / 梦入神机著. —北京 : 同心出版社,

2013. 7

(阳神)

ISBN 978-7-5477-0841-5

I. ①侯… II. ①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7407号

侯府风云

出版发行：同心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-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邮 编：100005

电 话：发行部：(010) 65255876

总编室：(010) 65252135-8043

网 址：www.beijingtongxin.com

印 刷：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：2013年8月第1版

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00mm×960mm 1/16

印 张：16.5

字 数：200千字

印 数：20000

定 价：26.00元

同心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

引子

大乾王朝定鼎天下一甲子，巍巍天朝上邦，辽阔宽广，人稠物穰，四夷宾服。泱泱盛世风云暗涌，云蒙帝国狼视大乾，“长剑横九野，高冠拂玄穹，独步圣明世，四海称英雄！”自古乱世造英雄，今朝谁当豪气冲云霄？

二十年前，大乾第一功臣威名赫赫的“武圣”洪玄机带精锐之师，携玄道高人围剿武学圣地、禅宗祖庭中州大禅寺。千年古刹火光滔天，上万僧侣难逃劫难，无数武学秘本散落四方。

二十年后，洪玄机之子洪易古寺夜读受神秘女子之托给一群小狐狸教书，偶得大禅寺无上典籍，从此踏上了武道双修的道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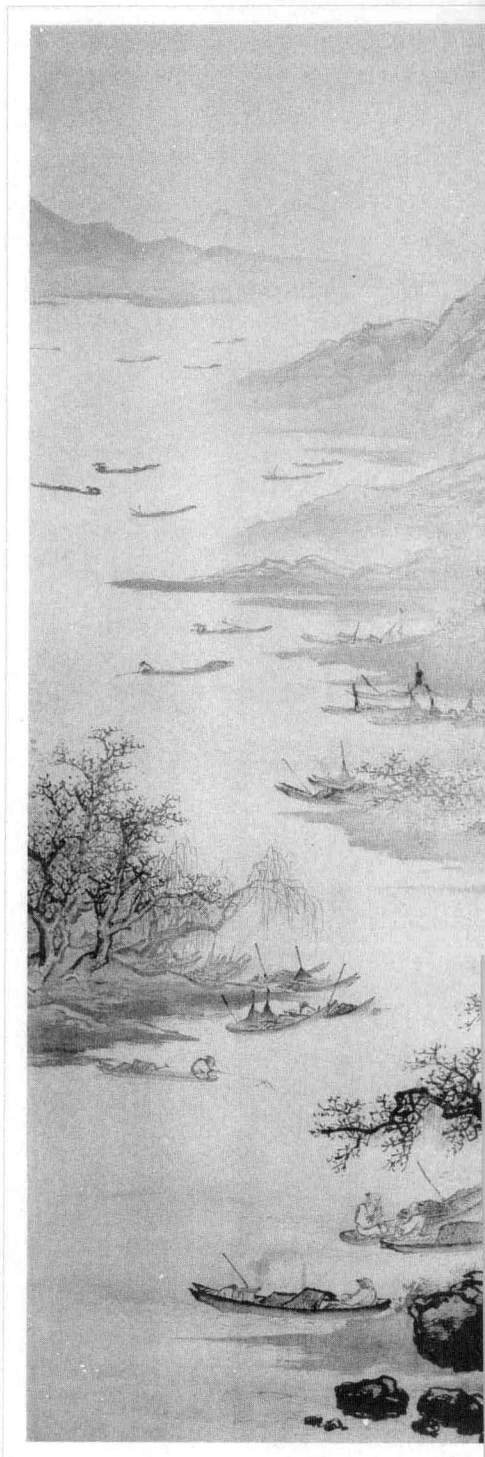
身为庶子，洪易自幼饱受冷眼，立志要靠读书建立功名为出身青楼的亡母得一个“夫人”的封号，一本《过去弥陀经》彻底改写了他的命运，八大妖仙，云蒙贵族，神魂斗法，王侯阴谋，尸解转世，扑朔迷离的人和物接踵而来……最为可怖的是洪易母亲的死因竟与洪玄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冥冥之中，是谁将手无缚鸡之力的洪易推向修仙之路，是谁将大乾与云蒙的兴衰置于洪易之手？凤凰浴火，涅槃将至，修仙之劫，葬送了谁的河山，峥嵘了谁的天下？



目录

- 第一章 侯门庶子 001
- 第二章 大神秘本 012
- 第三章 神魂出壳 024
- 第四章 八大妖仙 037
- 第五章 弥陀经卷 052
- 第六章 游魂窥武 061
- 第七章 洛云公子 071
- 第八章 牛魔显威 083
- 第九章 琅嬛书屋 093
- 第十章 神魂斗法 106
- 第十一章 风起云涌 118
- 第十二章 红颜骷髅 130
- 第十三章 神魂训马 139
- 第十四章 丁甲神将 146





- 第十五章 元妃驾到 158
- 第十六章 王公秘闻 167
- 第十七章 神魂劫难 177
- 第十八章 科考争端 182
- 第十九章 恩主洪易 197
- 第二十章 痛惩恶贼 207
- 第二十一章 亡母冤情 214
- 第二十二章 金丹显形 222
- 第二十三章 阴神驱剑 231
- 第二十四章 成就阴神 239
- 第二十五章 玄天道尊 244
- 第二十六章 父子决裂 252



第一章 侯门庶子

深秋过后，虽然没有下雪，但寒气却一天比一天重起来。

从玉京城里家家户户屋檐下那一长溜，粗似小儿手臂，晶莹剔透，如刀剑一般锋利的冰棱就足可感觉到冬天的严酷了。

玉京是大乾王朝的都城。大乾王朝鼎盛繁华，地大物博，幅员辽阔，人口数万万，是天朝上邦。

而今年正是立国六十年，定鼎天下一甲子。这六十年，大乾王朝四代皇帝励精图治，已经到了一个鲜花着锦，烈火烹油的盛世。

武温侯府坐落在玉京城的东南面，占地百亩，地势开扬，朱红色的大门镶着闪亮的铜钉、铜环，前面是一对足足有三人高的石雕麒麟和几个衣衫鲜亮、中气十足、眼神锐利的家丁。

武温侯是大乾王朝的显赫人物，姓洪，名玄机。

此人不但有爵位，而且位极人臣，官居内阁大学士，太子太保。他文武双全，年轻时能开九石强弓连射，骑大马一人冲杀数百人敌军如闲庭信步。

二十二岁立下赫赫战功之后，弃武习文，金榜题名，高中探花，被授予官职，参与朝政，得到过大乾王朝第四代皇帝“上马能治军，下马能安民”十字最高评价。

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……”

一大清早，从武温侯府邸西北角偏僻的小院落里传来了读书声。

洪易打开一半窗户，在屋子里面生了一盆炭火，坐在桌子边上读书，一副准备应付科考，揣摩经义的架势。

他身穿着青衫，眉清目秀，年纪在十五六岁之间，身体略微单薄。

房间里面很简陋，烧火的盆是铁盆，不是侯门大户生火用的精致鼎脚铜盆，炭也是普通的炭，不是雕刻着各种野兽形状的“兽炭”。

洪易身边没有书童或婢女研墨铺纸，可见他在侯府里地位不高。

“能不能为死去的母亲正名分，就看开春的恩科和秋天的会考了。先考中举人，再中进士，金榜题名，加封三代……朝廷会下旨册封我母亲为夫人。母亲的坟就能迁进洪家的祖坟，灵位也能在祠堂中供奉着。”

洪易翻开一本书，读了两句，想起在他七岁那年死去的母亲。

洪易的母亲嫁给武温侯之前，是玉京城有名的才女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诗词歌赋更是出众。她卖艺不卖身，和武温侯在一次堂会因对唱诗文相识，后来就嫁入了侯门。

说是才女，其实是青楼“贱籍”，嫁入侯门之后地位很低。更何况，当时武温侯已经有了正妻平妻，她只有做小妾的份儿。大乾王朝法律，一发妻，二平妻，四小妾。妾的地位非常低，有些豪门贵族、士大夫还互赠小妾以玩乐。妾在吃饭的时候都不能坐着，要和婢女一样站着。

洪易作为妾的儿子，根本没有继承爵位和家产的权利，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科举考出去。洪易很清楚，自己若能考中进士做官，不但能脱离侯府出人头地，最重要的是可以为母亲加个“夫人”的名分。

在大乾王朝“夫人”这个名分可不简单。现今武温侯府中有三位夫人，还是温武侯洪玄机屡立大功，朝廷特别恩赐的。在一般的豪门贵族，只有发妻是“夫人”。

朝廷赏赐达官显贵的妻子为夫人，可是莫大的恩荣，比加官进爵更显有恩德。

“朝廷若加封我母亲为夫人，不知道正房赵夫人会有什么样的表情？”洪易喃喃念了两句赵夫人，眼神里面闪烁出了恨意。

洪易永远忘不了，在他七岁刚刚懂事的那年，侯府中秋举行宴会赏月，侯府上下

济济一堂，父亲和客人吟诗，母亲因为对和了一句，立刻遭到正夫人的当众训斥：“举止轻佻，不守妇道，青楼习气不改。”那天晚上回去之后，母亲就气得血脉郁积，吐血伤身，两个月后就病死了，年仅二十五岁。

“开春之后的考试，我准备得差不多了，不过还是要揣摩揣摩。”洪易合上经义策论，翻开了一本《草堂笔记》。

这本书封皮很新，但是纸质很旧，显然是没有人看的老书。《草堂笔记》不属于读书人科考的经义、礼法、策论，而是本荒诞不羁的神怪笔记。

读书人不说怪、力、乱、神。这种书，准备科考的人是不看的。

不过，洪易看它，正是为了准备科考。因为这本书是前朝宰相兼李氏学派的创始人李严的一本笔记，虽然满篇都在讲神怪狐鬼、才子佳人、女仙、女狐，但每篇都是一个寓言。

“李严虽然已经作古，但当今朝廷里大部分科考出生的官员，都是他的门生。主持这次考试的主考官，肯定也是李氏学派的人。好好揣摩书里面李严借助狐狸鬼怪表达的寓言思想，迎合他们人的口味，必能高中。那些宗学的书生，即使是优秀的，也只知道死读书，不懂人情练达即文章，卷子就算妙笔生花，不合考官的学派，肯定被刷下来。”洪易心中说道。

考试之前揣摩考官的学派、思想、喜好是极其重要的。洪易虽然年纪小，但心中却是雪亮。

“好一个天意即民意，原来还有这样的解释。”洪易看完一则故事，惊讶道。

故事是这样的：

民间，一对媳妇和婆婆晚上正在睡觉，墙壁突然倒塌了。睡在里面的媳妇，硬是支撑起倒塌的墙壁，让婆婆逃了出去，自己却被压死。媳妇死后，婆婆很伤心。村里的人都安慰她，说做了个梦，梦见媳妇被上天封为了城隍神。

当时，李严和一群士大夫议论这件事情，一群士大夫认为媳妇孝行可嘉，但封神

之论都是村夫野语。

李严却力排众议，说那个媳妇真封神了，因为圣贤书里说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，百姓认为那个媳妇成了神，就是天意，媳妇自然就成了神。

众士大夫笑李严读书太迂，李严却说出了这番大道理来：“其实神不过是人的神念所化，庙宇里面的神佛，之所以能屡屡显灵，是因为承受了人们的香火供奉和信仰。这个世间本来是没有神的，信仰的人多了，人们的神念聚集起来，神佛就诞生了。要灭神佛简单得很，只要拆毁它的庙宇，使人们不再信仰它，不再用香火供奉它，久而久之，神佛就自然地消失了。”

有位士大夫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拆毁神佛的庙宇，让人们不再信仰它，那万一神佛报复人怎么办？”

李严道：“圣贤书说，正直聪明为神，读书人只要内心刚正严明，神念自然和神一样强大，神佛又岂能报复得了你？”

“读书人刚正严明，自身神念强大纯净，已经近乎道家的阳神天仙了。比起那些不能显形只能托梦报应的阴神要强大得多。”众士大夫听李严侃侃而谈，都心生敬仰，问他道家修炼阳神天仙的道理。

李严道：“阴神能脱壳出游，人目不能见，无形无质，魂魄一团，只能依托外物显示灵异。而阳神则与生人无异，显化种种法相，飞天遁地，长生不朽。”

当众士大夫正要进一步发问时，李严却正色道：“读书人只谈民生朝政、仁义礼法，神鬼之事应完全抛开，今天已经是过头了。”

“神佛本来是没有的，是从人的神念信仰里生出来的？书中所说的‘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天意自我民意’，还有这样的解释？正直聪明为神？阴神阳神？”这一切令洪易耳目一新，好似为他打开了神秘的大门。

嘭嘭嘭——

正当洪易沉思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了声音。

有人敲门，声音很大，是用脚踢的。

洪易眉头一皱，起身打开了门。

“喂，洪易，怎么叫了这么久你都不开门，非要我用脚踢！”

门口出现了一个身穿鹅黄杂色毛皮大衣，脸蛋白皙，目如点漆的女子，年龄在十五六岁左右。她穿得很华贵，说话很不客气，名叫小宁，是侯府东边云亭斋二小姐的贴身婢女。

云亭斋是侯府二房方夫人的住宅。二房方夫人是武温侯的平妻，娘家是商贾，又捐了官，有钱有身份，在侯府里的地位虽不及大房赵夫人，却也能说得上话。云亭斋的婢女奴仆也因此高人一等。

洪易虽然是侯府中的少爷，但是一个死去的“贱籍”小妾的儿子，根本没有人把他当回事，更何况整个侯府的人都知道大房赵夫人反感洪易。洪易每个月的月例钱也是最少的。

侯府有三房夫人，四房小妾，连带管家、奴婢、家丁、护卫，总共有七八百口人，每个人都有分工，宛如一个等级森严的小朝廷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洪易开门之后，坐回自己的椅子上，拿起书，不看这个婢女。

小宁被质量差的木炭烧出的烟熏了眼睛，不由地鄙夷地翘了翘嘴。

“小姐昨天和荣王府的永春郡主弹琴对诗词，永春郡主吟了一句诗，结果没有下句，小姐叫我来问问你。喂，你在听没有？”看见洪易坐回桌子边，拿起书翻看，小宁恼怒地道。

“什么？”洪易眉毛一皱，血涌到了脸上，双拳微微握紧，看着小宁。

小宁见状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扬起了眼角，露出了一副“就算你是少爷，但我就这样对你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来打我啊！”的表情。

“什么诗？”洪易一瞬间的恼怒过后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平息了下来，双拳轻轻松开，语气转为平静。

“果然是没有用。”小宁见洪易忍了下来，嘀咕了一句。

“永春郡主弹琴的时候，说了一句，‘今日未弹心已乱’，随后苦苦思索下一句。小姐命我来问你，希望你对出下一句来。”

“今日未弹心已乱？”洪易思索着，“弹琴的时候心乱，是定不住自己的心神，我就对一句，‘此心兀自不由人’。”

“今日未弹心已乱，此心兀自不由人。”洪易抽出一张白纸来，用浓墨写了一行草书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草书如龙蛇一般腾转飞扬，小宁是个只识几个字的婢女，哪里认得出来。

“你一个下人，又不认识字，问这么多干什么。”洪易冷冷道，“送过去就是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小宁还以凌厉的目光，手指的关节咕咕响了两下。

显然，小宁练过拳脚。

“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却什么都不怕，为什么？我随小姐练功练到了一定的火候，普通人都怕我，你虽是个少爷，但不遭大夫人待见，谁欺负你最多受点责斥。我最近学了擒拿手，拿了人伤不到筋骨，只会疼痛几天……”小宁心里想着，目露凶光，向前走了两步，假装去接洪易的纸，心里却盘算着趁他不备卸一下他的手，叫他疼痛几天。

“你对我动手，难道不怕流放三千里！”就在小宁举步的时候，洪易突然说了这么一句，声色俱厉，“大乾法律，殴打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，可是要流放三千里。你不要自误！”吓得小宁一个哆嗦。

“谁要对你动手了，我是拿纸。你是少爷，我们做下人的怎么敢生你的气。”小宁退后一步，伸出手臂拿过纸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“哼，只会做诗写词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”小宁出了房间，心里骂着。

“嘘——”小宁走后，洪易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“果然，遇到小人跟遇到鬼一样，千万不能气弱，一弱，他就得寸进尺了。你气盛，他就不敢靠近你。《草堂笔记》以鬼喻人，却是大道理。”

洪易翻出了一则以前读到的故事，用毛笔划上了显眼的标记。

这则故事是讲李严有一次深夜读书遇到了鬼，那鬼显出形体来，问李严怕不怕。

李严立刻声色俱厉道：“不怕！”

鬼再问，李严的声音更大了，鬼最后道：“只要你说声怕，我立刻就走，不再缠你。”

李严大声道：“不怕就是不怕。”鬼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得快快地消失了。

后来有人对李严道：“你没有道法，不会治鬼，为什么不妥协说声怕呢？万一鬼真的扑上来，你又该怎么办呢？”

李严道：“正是因为我不会道法，不能治鬼，所以更不能怕，一怕，气息就弱，他就真的扑上来了。”

“机变诡诈的小人，如同鬼怪一样啊。”洪易重读这则故事，想起奴婢小宁，刚才如果不是吓住了她，说不定她真就下手了。

“吓也不是王道，读书人弓马射艺都要擅长，才算是真正的读书人。可我实在是练不了武，得想个办法才好。”

洪易早就动了练武的心思，但一直都没有机会。

练骑射，一匹好马价值千金，一柄好弓也得价值百金。就算不要这些，练徒手搏杀，也得请师父，这些都是洪易不能做到的。侯府里也有武功高强的护卫，但是谁愿意为了洪易得罪赵夫人呢？

“听说大乾王朝在开国的时候，编著了两部大书，一部是《武经》，一部是《道经》，里面讲练武和修仙，洋洋洒洒数百万字，可惜后来成了禁书。要是能够借阅抄录就好了。”洪易沉思着。

嘣！嘣！嘣！

三声弓弦巨响，撕裂空气，箭似流星，直接命中了二百步之外的箭靶红心，又从另外一头飞了出来，可见射箭人强大的力量和精确敏捷的眼力。

在一块足足有五百步方圆的练武场里，一个大约二十岁，身穿一身雪白的劲装，头上系着红头巾的女子，开弓，射箭，收势，连续三箭，把弓拉成满月，气定神闲。她身上的衣服很少，但在寒风中，冻得坚实的土地上丝毫不见一丝寒冷。

她就是洪雪娇，侯府二房的女儿。

她旁边站着个锦衣华服的少年。这个少年身如鹤立，眼如星辰。

“雪娇妹妹，你居然拉得动一百二十斤的强弓连发几箭。这在《武经》里称为虎力。

这等的箭法、力量，就算是军队里的武官也比不过你。看来你的武功已经到了练膜壮骨的境界，可以称得上武师了。只是你一个女孩子，整天骑射拳棒，有点不雅观。”

“我大乾王朝以武开国，定鼎天下，虽然现在民间文风鼎盛，武风渐渐衰落，但是皇上还是极其重视武艺的。皇上春秋两季都要去田猎，难道真是为了好玩？是在提醒那些王公贵族、宗室不要忘记了武事。”洪雪娇再试了试弓弦，轻易拉成满月，“这口白牛弓虽然是上等弓，弓力有一百四五十斤左右，但远远比不上我父亲的那口落星弓。”

“当然，温武侯爷的那口落星弓是精钢做的弓身，用十年时间浸泡巨蟒筋做的弦身，足足有九石的力量，能射千步距离。只有武功拳法到了练髓如霜，练血汞浆，肉身成圣境界，才拉成满月连射。拳法到了武圣境界的人，天下恐怕聊聊无几吧。”锦衣少年笑了笑，“温武侯爷武功了得，可他年轻的时候也受过宰相士大夫李严的训斥，最后愤然弃武从文，考中了探花，现在才能位极人臣。要不是士大夫李严，温武侯爷也只能在家里，像我父亲一样做个安稳的理国公而已。”

在温武侯府，没有人敢提侯爷洪玄机年轻时的事情，而这个锦衣少年却说得如此轻松，可见身份非同一般。他正是理国公府中的嫡长子，景雨行。

大乾王朝爵位，公、侯、伯。国公的爵位在侯之上。不过爵位归爵位，朝廷的官位归朝廷的官位，武温侯洪玄机因科举金榜中探花，入主朝政，影响力和理国公比起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你家若是再上一步，就是异姓王了，皇室都不会放心吧。”洪雪娇笑了笑。

“可不能乱说话。”景雨行脸色微变，眼睛瞬间掠扫四面，怕人听到。

“好了，不说了。”洪雪娇笑了笑，“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说我身为女子整日骑射，摆弄拳棒，很是不雅。你知道，六十年前我们大乾王朝灭掉大周王朝进玉京的时候，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王公小姐们的下场是什么吗？不是被糟蹋就是被杀，勉强活着的，都被抓到军营，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。咱们大乾现在虽然是天朝上邦，但东有草原云蒙帝国，西有沙漠火罗王朝，南方的海上有诸多岛屿帝国，北方还有元突王朝。二十年前，云蒙帝国的铁骑直达玉京城外，大乾虽然击退了他们，但也险之又险。至于那

些文官士大夫，朝廷只不过是利用他们安抚天下人心。前朝宰相李严虽然权倾天下，但是死后连爵位都没有，子孙后代也没有蒙恩荫的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雪娇你是女中豪杰，让我们须眉男子惭愧。”景雨行笑着，“不过我今天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。”

“什么礼物？”洪雪娇问道。

景雨行拍了拍手，远处立刻走过来一个中年人。这个中年人手长过膝，步履沉稳，洞穿力强，眼神看似黯淡无光，实则锐利深藏，俨然是一位高手。

中年人走过来解下身后一个包袱，景雨行从包袱里面取出了一本书。

书的封皮上写着“虎魔炼骨拳”。

“虎魔炼骨拳？”洪雪娇一看，眼睛发出了惊喜的光芒，“这是中州大禅寺的武学秘本！二十年前大禅寺被朝廷剿灭之后，无数的武学秘本散落四方，都是拳法绝学啊！”

“对，正是大禅寺的《虎魔炼骨拳》。”景雨行笑道。

“这是天下炼骨最为详细的一本典籍啊，一共两百零六个招式，锻炼周身两百零六块骨头。天下武学，只有这本书的炼骨最为详细。其余的炼骨武学，都没有两百零六个招式之多，可以炼到全身骨头。”洪雪娇激动地说。

这本书，万金难买。

“这是我和成亲王在典藏皇家图书的松鹤山房翻看到的秘本，悄悄地抄下来，不要让别人看到。”景雨行背起手接着道，“中州大禅寺，武学圣地，禅宗祖庭，可惜勾结叛逆谋反，被朝廷大军剿灭。听说那座寺庙壮观宏伟，高手如云，现在却烟消云散了。听说侯爷以前参加过围剿大禅寺的兵事。那次围剿，惨烈到了极点，朝廷多位大将战死，方仙道、正一道、太上道等道教的高手参与围剿死了不少。”

“嗯。”洪雪娇兴奋地翻着书，“这虎魔炼骨的拳势能活动骨节，坚硬骨头，练骨如钢，是天下最上乘的炼骨拳势。”

旁边的那个中年人说话了：“天下武学，多种多样，但都无外乎练肉、练筋、练皮膜、练骨、练脏、练髓、换血，一步步循序渐进，脱胎换骨，到达肉身成圣的武圣之境界。

雪娇小姐能开百斤牛筋弓连珠射箭，已经把筋肉皮膜都练到家了，接下来是练骨坚硬，洞穿力强，这《虎魔炼骨拳》正用得着。我听说武温侯是天下少有的大宗师之一，虽然弃武从文二十年，但功夫越来越深厚。真是令人敬仰。”

“云叔。”景雨行抬了抬手。

中年人立刻笑笑，退了下去，不再说话了。

“这人很不简单，理国公府邸什么时候有这样的高手了。”洪雪娇心中暗道。

“小姐……”婢女小宁匆匆忙忙走了过来。

“这是什么字？”洪雪娇看着小宁送来的诗词问。

“好字！草书奔蛇走虺。好诗，好一个此心兀自不由人，定住心猿能安神，锁住意马能立命。如果人的心能由自己，那是神仙中人了。诗有仙气，字更是精神，骨骼嶙峋，力透纸背。这是什么人写的？”景雨行眼神一亮，赞叹道。

“这是我的一个弟弟。可惜出身不怎么好，赵夫人不怎么待见他，去年考了秀才。”洪雪娇把诗词交给了景雨行，继续翻看《虎魔炼骨拳》。

“小宁，你从我私房钱里取出十个银饼子给洪易，他要准备科考了，他那点月例银子，不够花费。”

“小姐，你给他钱干什么？让赵夫人知道了，只怕不好吧。”小宁憋住嘴角，一脸不情愿。

“你悄悄去不就行了？”洪雪娇摆摆手。

“好吧。”小宁转身就要走。

“等等。”

“景公子，您有什么吩咐吗？”见景雨行说话，小宁立刻恭敬起来。

“云叔，你快马去我家，把我的松竹轩雪纸拿一百张过来，还有那方紫砚、纯狐毛笔、麝香墨都取来。”景雨行道。

“是。”叫云叔的中年人应声之后，几步拉开，奔到练武场之外，骑上一匹漆黑如龙的怒马，狂卷而去。

大约一顿饭的工夫，云叔就回来了，马背上笔墨纸砚。

“把这些给他送去。对了，你那个弟弟叫什么名字？”景雨行扬扬手示意。

“他叫洪易。”洪雪娇看着景雨行，突然笑了，“传闻小国公礼贤下士，急公好义，今天总算是见识了。这几样文房四宝都是名贵东西，最少值数百两白银，相当于玉京城中等人家的家产了。”

“小事而已。”景雨行笑了笑。

小宁带着几个丫鬟拿着笔墨纸砚走进洪易的房间，放在桌子上道：“洪易你好运气，今天小姐和小理国公在一起，小理国公欣赏你的诗才，特地命我送你笔墨纸砚，都是价值百金罕见的宝贝呢。另外，小姐叫我带十个银饼子给你。”

“嗯？送我笔墨纸砚？”洪易抬起头来，看着桌子上的东西，“回去告诉小理国公，无功不受禄。雪娇的十个银饼子你也拿回去，要给银子的话，最少一百个银饼子，我那句诗，一字十金还是值的。”

“哼！”小宁听了脸色微微发青，立刻把东西收拾好，转身就走，远走后隐隐约约传来一些话：

“真是不识抬举！”

“他还真把自己当少爷了。”

“又酸又臭的书生罢了。等他成年了，赵夫人迟早要收拾他的。”

洪易听见了，心中冷笑，长长吐了口气：“侯府越来越待不下去了。算了，科考之前，不和这些小女人一般见识。还是去西山秋月寺住上一阵子，也好为母亲守坟。”

练武场上。

“无功不受禄？雪娇，你那个弟弟风骨倒是很硬朗啊。”景雨行见洪易没有收下东西，丝毫不在意，微微一笑，换了话题，“对了，等下了大雪，成亲王的世子，还有永春郡主我们这几个交往不错的人要到西山猎狐。听说西山最近闹狐，有一只白狐跑到皇宫的御花园把元妃娘娘吓了一跳。后来喊来大内高手捉狐狸，却什么都没找到，最后把玉京观方仙道的道士叫进宫，那白狐才再没有出现。”

“到西山猎狐？我当然要去了。”洪雪娇笑着。